

秋 葡 萄

记得天天画过一幅画 画的是我们教室前面的那一排法国梧桐 看得出她对这幅画比较满意 所以非常谦虚地叫我赐教。我虽然对绘画一窍不通 但还是毫不留情地赐教说这幅画失真。可能吗 这可能吗 我指着树下那一片厚厚的金黄的落叶说 要真像你画的那样 挂在校门口的那些‘文明学校’、‘卫生先进单位’的牌子不给摘掉才怪呢。

天天说你不懂 我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 你说的是生活的真实。我被唬得没词儿了 这下我真的不懂了 不过我说的是事实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景致。你想我们学校的卫生制度是三天一小扫 六天一大扫 每天早读各班抽个小组打扫包干区 这是法定的。此外就是听广播 广播一响 十有八九是布置大扫除，××兄弟学校的老师要来参观 教育局的××领导要来听课 或评什么先进单位、文明单位 全校都要沸沸扬扬地大扫一番 这样三番五次地折腾 那些可怜的落叶们能这样从从容容恬恬静静地躺在那里吗？

无穷无尽的大扫除让班主任们心烦 不过如果生活委员得力 班主任就可以省很多事 只要叮嘱一声就齐了 在这一点上胡老师一直很感激我。

胡老师跟我是本家 叫胡吟秋，一个很诗意很优雅的名字。我很佩服她父母给她起名字的本领 如把‘吟’字改成“桂”字什么的 那就大煞风景 而我就恰恰叫这个大煞风景的名字 妈妈说她躺在产床时 闻到从窗外飘进来一阵桂

花的清香 我的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开始报名时这个发现让我很兴奋 等到见到她本人时 兴奋里又多了一份亲切 因为她很像我在外地求学的姐姐。

胡老师对我的名字显然也产生了兴趣 她说我跟她的名字是一字之差 ,有意思 说完时她笑笑 她笑得很不掩饰 以至露出了两颗小虎牙 这两颗小虎牙使我觉得她比我大不了几岁。笑过后她说如果我没有什么事就帮她收收钱。

没人报名的时候胡老师便和我聊天 她先是对我发了一通牢骚 说她刚从学校毕业 什么都不懂就叫她当班主任 她怎么当得了 真不知学校是怎么想的 是信任她呢还是有意给她难堪 她气鼓鼓的 脸涨得红红的 好像我是教导主任似的。然后她又问我 ,这班主任怎么当 ,你可不能不帮我。她又把我当成了个经验丰富的班主任了。

这份信任让我想起了姐姐 姐姐对我无话不说 就连找了男朋友也是先告诉我后告诉妈妈的。于是我想应该全心全意帮助她 ,像帮助姐姐一样。我说第一步是要选好班干部 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 这样你就省了一半的事 而选好班干部最重要的是要选好生活委员和班长。班长抓全局 生活委员管杂务 什么大扫、小扫、临时扫、每天的值日以及课桌、课椅、窗户什么的 全是生活委员的事 不过这个角色不好当 常常是费力不讨好 容易得罪人……还没等我说完胡老师就高兴地抓住我的手说 你说得太好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 我说…… 我犹豫了一阵 但我还是告诉她我初中三年都是扮的这个角色 并且还比较成功 她说那让你继续担任这个角色

色是再好不过的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自投罗网’。

当我把这一切告诉天天时 天天望着让叶子捂得严严实实的葡萄架这样说我。开学的前一天 天天对我说她不想再当干部了 她要集中精力学习 考个好学校 这关系到自己的前途 是顶顶重要的 她不愿为了大家赔上自己的前途。我听了不以为然 这至于吗 我奇怪 天天怎么会突然产生这些想法，以前她不会这样想的。她从小学一年级就当干部，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了，她一直干得很起劲，这回怎么……

哈哈 那才叫真正地自投罗网呢 这家伙突然欢天喜地起来，原来她从那茂密的葡萄叶中发现了一串漏网的葡萄，说它‘漏网’是因为整整一个暑假我们都在搜寻和捕捉它们。事实上 这架葡萄并不好吃 特酸 结子又少又小 而叶子却长得蓬蓬勃勃 又宽又厚 又绿又亮。对这种喧宾夺主的现象我和天天感到很遗憾 多次建议妈妈把它砍掉换个优良品种 可妈妈说她图的的就是这铺天盖地的叶子 阴凉。我们只好作罢 背后嘟哝得不偿失。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十分珍惜这点‘得’特别是天天 每次我吃完一个回合（我们规定十颗为一个回合）牙齿就软得像牛皮糖 喝凉水都碍事 而天天几个回合吃下来 牙齿坚强得还能咬碎铁蚕豆。这功夫令我羡慕不已 天天说这功夫是练出来的 这我信 天天馋 放了饭碗就要抓零食 花生、瓜子、话梅、山楂片……好坏无论 能对付嘴就行。馋猫留不了隔夜食 天天叫我赶紧搬梯子来。我说这串葡萄我早就发现了 我想留着它到深秋 看它会不会红 红了

会不会甜。天天想了想说 也好 反正早晚也逃不脱我们的心 说完用力地咽了口酸水。

二

说实话 胡老师确实不是一个称职的班主任 开学后一星期高一(4)就成了全校闻名的乱班。不过客观地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胡老师最感到委屈的 学校分班好生差生搭配不均 她几次对我诉苦说 其他五个班六百分以上的少的有八个 多的有十二个 而我们班只有三个 高原松 天天和我。而留级生、分数不到靠拉关系进来的后门生 一些和学校有经济关系的企业的照顾生却比别的班多一倍多 实实在在的的是一个“垃圾班”。而胡老师显然不是这类班的对手，她总是表现出太多的和蔼可亲和循循善诱 这些对于某些人来说不过是小贩摊子上一角五一把的搔痒用的塑料耙子。该发火的时候她偏偏笑得两颗小虎牙都一览无余 她预备发火了 有人会站起来十分绅士地说 小姐 您息怒。她憋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果真把怒“息”得干干净净。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打架 抽烟 上课吃东西看小说 或把白纸条贴在老师背上。她宣布过，上课看小说被缴了后一律不退 可每次他们都能如愿以偿地从她手上把小说要回来 他们向她发誓赌咒、百般悔过 脸上呈现出一派十分痛苦和诚恳的景象。她便觉得自己再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可是不久 他们又重蹈覆辙 她缴到的是上本书的第二册或下册。

如此几次后 她越发没了威信 越迁就他们 他们就越放

肆 到了现在 她再也笑不起来了 她的脾气变得很坏 动不动就发火 但毫无作用 她发火时他们的脸色像和风丽日下的湖水那样平静。她无奈地对我摇摇头，我对他们毫无办法。

胡老师还犯了个错误就是选错了班长 依据成绩 她理所当然地把高原松定为班长。高原松这个人 怎么说呢 我还从来没见过外表和内在的东西这么不和谐的人。他站在你面前 头方肩宽腰直 穿一件咖啡色的皮夹克 下面是条牛仔褲 洗得发白的书包随随便便搭在肩上 挺潇洒的派儿吧！五官也长得很生动 特别是那双眼睛 又大又亮 给人一种坦荡真诚的感觉。其实也不能全怪胡老师 就这么一个人再加上他的分数 谁都会认为班长非他莫属 一开始我也为有这样的合作者而感到高兴。可是 很快我就觉得这人做事不对劲 有人打架他拔腿去找校长 你劝劝拉拉不就得了 去叫校长 还嫌班里的丑事张扬得不够吗 上课有人讲话 就坐在他前面 吵得他听不了课 他就干脆不听 勾着头自己看书，你怎么就不能管管呢 你聪明 成绩好 看得懂 可别人呢？一次班委会散了 我叫他等等想跟他谈谈。他站住了两眼不时地东张西望 很紧张的样子 至于吗？我又不会吃你。我说他应该设法和刘大波多接触 套套近乎 和他结哥儿们 争取把他拉过来。因为刘大波是班上的坏头 如果把这个大鬼制服了 那帮子小鬼也就翻不了天了。他一听 眼睛一圆 什么 叫我跟刘大波结哥儿们 亏你想得出 跟他混在一起 别人会怎么看我？我成了什么人了！你成了什么人？你是高

材生 三好学生 大班长 他是什么 他是双差生 垃圾生，是小流氓 他当然不配跟你在一起 你这人怎么这么……我真是恼火极了，一时想不出一个恰当的词儿来骂他。

这就是我们的大班长，跟这样的人共事真是别扭死了。不过我干得还算过得去 他们没有怎么为难我 倒不是说我有多大的能耐治得了他们 而是他们考虑到风度问题 好男不跟女斗 对小姐应该宽容、随和、谦让 我就占了这点便宜——小姐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我多想天天能“出山” 因为天天不仅是位小姐而且是位非常漂亮的小姐 但天天绝不是那种徒有外表而毫无内涵的女孩儿 她爸爸是位画家 妈妈是钢琴家，一个艺术之家能熏陶出什么样的女孩来不用我细细描述你一定能想像得出。而且天天有当官的天才 很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她说这次运动会我们争取第一 大伙便玩命地跳、跑、投 她说这个月我们班向学校广播站投的稿怎么这么少？于是下个月我们班的稿件会像雪花一样飞向广播站。初中三年 她当班长 我当生活委员 我们配合得很默契 班主任说我们是天生的一对 我想这“天生的一对”再合作一次一定不坏。胡老师也有这种想法 她找天天谈过 没有成功 便叫我去说服她。

怎么说服她呢？想了半天只想出一个很腐败的办法——行贿。我请她到“白天鹅”咖啡馆小坐 说我妈给我长了“工资”。不吃白不吃 她当然欣然前往。在她吃到兴头上时 我把我的问题提了出来。不行 我哪有闲工夫 天天嘴里塞着块蛋糕 含糊而坚决地说。的确天天的时间很紧 她

准备考美院 每天晚上要到师院的一位教授家里去听课。她说她的理想是中央美院 而他们每年招生的人数相当少 所以她必须为之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她在为她的前途和理想奋斗 我好说什么呢？

只是我买吉他的计划又泡汤 这家伙一口气就吃了我几十块钱。

三

如果就这样下去 还不是太坏的。可最近我发现天天在疏远我 课间她常去找 2)班的女生,(2)班是教工子女班 大家公认的尖子班。我不明白她跟她们有什么好玩的 她一向瞧不起她们 说她们的高分是靠‘便利’的条件考来的 可她跟她们好像玩得很开心。有一次课间我问她去不去上厕所, 她说不去 可当我过去却看见她和一个(2)班的学生手拉手地走出来。她还经常去2)班的班主任陈老师家向他请教数学。第一次是她叫我同去的 她说我和陈老师较熟 因为陈老师以前教过我姐姐。可从她问的题目来看 也并不是我们的数学老师解决不了的。而且她还对陈老师的儿子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陈老师结婚晚 四十多岁才抱上儿子 对儿子喜欢得不得了 而儿子显然承受不了这份超重的爱 老是生病, 长得又瘦又小。我真不明白, 就这么个体弱多病的小孩到了原本十分挑剔苛刻的天天眼里怎么就变成了“结实健康、活泼可爱”的了。伟大的父爱竟也使这恭维的语言蒙混成了公正的评价, 陈老师充满慈爱的眼光望着那个其实一点

儿也不可爱的儿子幸福地微笑。

一走出陈老师的家 天天就赶紧掏出手绢一个劲地擦着胸前的一块湿湿的印迹 因为刚才她无比怜爱地抱着那小家伙时 一串口水或者鼻涕滴到她胸前 黏 黏糊糊的。看着她那气恼的样儿 我真想说 天天你何苦呢！

这样的天天我以前没见过 不知天天是什么时候“这样”的 怎么会“这样”？

终于 天天这些古怪的行为有了答案。一天放了学 我锁好教室门 看见天天靠在教室门口树干上 没想到她在等我 她很久没等我了 我走过去。我要转班了 她仰着头对着头顶上的一片颤颤悠悠的枯树叶说。我不是很吃惊 因为我早有了这种预感 不过我还是不能接受 我没想到 她决定得这么快 办得这么快。一般来说 学期中途是不转班的，一定要转 首先要双方班主任同意 然后要校长批准。陈老师肯定是同意的 天天既对他的儿子感兴趣 他当然也对天天感兴趣 也许我这样想太俗了 况且天天成绩不坏 三年后金榜题名 他脸上也多一份光彩。那么校长呢 在旁观者的眼里 这几乎是挖别人墙脚的事校长也同意吗？但既然天天说得这么肯定，这个问题一定解决了，怎么解决的我不得而知。这一刻我发现天天很不一般 天天原来是很丰富的。以前我只知道天天漂亮 聪明 温文尔雅 调皮捣蛋 多才多艺 贪吃贪玩……但这些还不是天天的全部 我不知道她从来就这么丰富还是后来才丰富起来的 丰富可以不可以叫做成熟 成熟 一个人成熟了就是这样吗？

我知道她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怎么让胡老师同意。其实这已经不算是一个问题了，对方班主任已经愿意接收，校长也已同意，胡老师又能怎么样呢？不过是通知她一声罢了。

可这一声是那么好“通知”的么？称天天当然好了，去尖子班奔前程去了，你到了那个班能如愿以偿，马到成功，前途无量行了吧？可她呢？她就我们这三个“宝贝”，你走了让她怎么想呢？她当然会想，你嫌她、不信任她，她也许会很自卑、很沮丧、很泄气的。你不该让她这样，她实际上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天天，你好不讲义气。

我憋了一肚子话，可我什么也没说，我仰着头同样兴趣盎然地盯着头顶上那片颤颤悠悠的枯叶，看着它在秋风中挣扎了几下，终于凄凄地飘下，在地上翻了几个滚，落到了水沟里。水沟里已经落了好些树叶，明天大扫除该派一个组冲冲了。

你能不能帮我去说服胡老师，我真不好开口对她说。天天终于说了，我知道这就是她等我的目的，我真想挖苦抢白她一通，但我忍住了，也许她并没有做什么。

年级会散了后，我叫住胡老师，她说什么事，然后笑盈盈地看着我，她难得有这么好的情绪，因为刚才会上年级组长表扬我们班纪律有所好转。我真愿意看她那笑盈盈的样子，我很久没有看见那两颗可爱的小虎牙了。但我还是不得不说，天天……我低着头，我不愿意看见那片灿烂的笑像一颗晶莹的小水珠滴在夏天灼热的石板上瞬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是当我抬起头时，我看见了什么呢？我看见那颗小水珠仍然亮晶晶的，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她把手重重地放在我肩上说：校长已经告诉我了，没什么，我们班还会有天天的，你说呢？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过如果天天在这儿，我会说天天你走好了，高一（4）班会好起来的，它不会垮掉。

四

星期天，天天来找我，见了面彼此都显得很尴尬，我们很久没有在一起了。在学校见了面至多说说双方都毫不关心的天气、食堂的饭菜之类的事，说完了都觉得很无聊，像两个老娘们在聊天，以后便什么都不说了，只是点点头笑笑。现在两个人坐在一起了，总得说些什么，以前我们在一起，最热门的话题无非是班里的人和事，而现在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绕开它。天天极力装出一副以前在我家无拘无束、大闹天宫的样子，先是糖茶水果乱吃一气，然后打开电视，电视在“沙优拿娜”对牛弹琴！叭！地关掉，又去放碟，挑了盒狂呼乱叫的迪斯科舞曲，音量开到最大，然后放开喉咙和迪斯科较劲，天南海北地乱呱，什么街脚开了家咖啡馆，“一枝花”的经理昨天被公安局带走了，初中的一位女同学未婚先孕，××电影明星偷税漏税被起诉，下星期她们班要去秋游……天天牵着话题铺天盖地地绕来绕去，没想一不留神还是跌了进去，她愣了愣，不自然地笑笑，扭头去看窗外那满是枯叶的葡萄架。她竭力想恢复原来的友谊，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她尽了很大的努力，可是……

有时我想 也许是我太苛刻太古板了 天天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 她并没有对不起谁 她只是为她自己着想 认为那样对自己更有利。我想起昨天哥哥宣布说他以后不再把工资交给妈妈了 他要自己支配。妈妈答应得好爽快 说你大了嘛 应该这样。可一转身叹了口气 人大了 知道想自己为自己了。天天也是“人大了”吗 长大了 成熟了 就是这样？

噢 快看 那串葡萄红了 天天突然惊喜地叫起来。果然 我们夏天留的那串葡萄红了 它们一粒粒还是那么小 可红得发紫，水灵灵地挂在一片枯叶中，显得又孤寂又悲壮。快 把它摘下来 准甜极了 天天兴高采烈地说 真正的兴高采烈 这一刻的天天是最自然最真实的了。

我们扛来梯子 我爬上去 摘下葡萄 扔给天天。天天迫不及待地揪下一颗放在嘴里 仰起头 脸上皱巴成一片 酸、酸极了 秋葡萄 熟透了 可怎么是酸的？

春 桐 秋 景

回想起来那不会是什么太正规的保育院 要不也不会在“六一”节叫小朋友剥毛豆。

“六一”节 下午要搞游园活动 院长通知厨房午饭提前半小时。厨房的大师傅为难地说，午餐的主菜是毛豆炒肉，毛豆才剥了一小半 提前开饭有困难。院长想了想说 人人动手 搞群众运动嘛。于是 她们班也分到了一小筐毛豆。

她们班是指春桐和秋景所在的中二班。小朋友绝大部分没有剥过毛豆 笨手笨脚剥了一会儿就嚷嚷手指疼。老师就掏出三块巧克力鼓励说 剥得最快的前三名小朋友可以得一块巧克力。老师是刚从幼师毕业的 爱吃零食 她兜里有四块巧克力 拿出三块做奖品 还给自己留了一块。

这项奖励措施使得小朋友剥毛豆的积极性陡然高涨 剥得最快最多的当然要数秋景。秋景在家在保育院都是乖乖女 秋景在家常帮妈妈剥毛豆。春桐不行 春桐是第一次剥毛豆 而且早上来保育院之前妈妈刚给她剪了指甲 剪得很短 没剥几颗 大拇指的指甲沿就出现了一弯红红的弧线 辣辣地疼 但春桐还是奋力地剥着 她太想吃巧克力了 她看出了那巧克力是夹心的 不知是果仁的还是酒心的。

春桐不停地剥 不停地吹手指。秋景见了就说 那么疼就不要剥了。春桐就不高兴地说 你不知道有巧克力吃吗？秋景就十分友好地抓了一把已剥好的毛豆放在春桐面前 春桐高兴地冲着秋景做了一个猫嘴。

做猫嘴是春桐的绝活 她先是把嘴唇努力往前伸 然后猛地往后一缩 鼻子下面就会出现两道“八”字形的纹痕 极